

张良鸿 著

东窗漫笔

DongChuangManBi



宁波出版社
NINGBO PUBLISHING HOUSE

东窗漫笔

张良鸿 著



宁波出版社

Ningb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东窗漫笔/张良鸿著. —宁波:宁波出版社,
2007.12

(浙东作家文丛.第5辑/李浙杭主编)

ISBN 978-7-80743-161-9

I.东... II.张... III.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I 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99194 号

浙东作家文丛(第5辑)·东窗漫笔

本册作者 张良鸿

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(宁波市苍水街 79 号 315000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

责任编辑 卓挺亚

开 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 3003 千(本册字数 190 千)

印 张 248(本册印张 15.75)

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80743-161-9

定 价 385.00 元(全十六册)



张良鸿

笔名江一羽、余泓、秋霄，浙江宁波人。1937 年出生，1962 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外语系。曾在安徽当过多年中学教师，现为宁波第四中学退休教师、宁波市江北区文学家协会会员，宁波市作家协会、文化研究会会员，宁波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特约研究员。

作者爱好旅游、运动、阅读、写作，多年笔耕不辍，曾出版《院士之路》系列传记文学丛书之一《孙儒泳传》和随笔散文集《故乡异乡》。

序

/ 李建树

张良鸿的又一部散文集《东窗漫笔》被荣幸地列入宁波市文联的 2007 年度“浙东作家文丛”之一，即将出版，对此，我真是感到特别的高兴。几年前我应约为他的第一部散文集《故乡异乡》作序时，文末曾特意写过一句：“相信在《故乡异乡》之后，他会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。”现在的事实证明，他确实没有辜负广大读者的期待。人虽然退休了，但思想没有退休。“为有源头活水来”，为了寻找更多的“活水”，他的两条腿也跑得更勤了——他抱着更大的写作热情走进生活的“源头”，记下一本本的笔记，并时时将它们看作是一堆可用于创作和思考的素材。

说实话，因为忙，平时我与张良鸿的接触是不多的。《故乡异乡》出版之后，随着他的创作热情和写作水平的提高，所写文章的见报率也在大大提高，因此我主要还是通过阅读他的文字来熟悉他和了解他的。与他相遇的机会也有，比如一起出席各种各样的座谈会或笔会。在那样的场合，总能看到他老老实实在会场的一角，戴着眼镜，很认真地听着别人的发言。过后不久，就会从报上读到他写的文章，十分切题，能看出是他对那一次座谈会的反应。这说明，别人用嘴，他是用笔在发言。有时我也会事情找他，晚上，电话打到他家里，常是无人接听——我知道他又出发了，他和他的夫人常常结伴远行。他们喜欢旅行。

所以,翻开张良鸿的这一部散文集,你会发现,里面最主要的篇幅,便是“游履散墨”——也就是他所写的游记。他的游记,不是流水帐,所以读不到诸如某月某日,我登上波音747,客舱如何宽敞,空姐如何漂亮之类的文字。就如我开头所说,他是努力在用自己的生命和思想贴近生活,以自己独特的视角观察大好河山、地方风物,并进而感受历史。他写壶口瀑布(《天下黄河一壶收》),先是说一条急流奔突的黄龙如何从“白云轻飘的远处不顾一切、风风火火地闯过来,其势锐不可当”,那气势先就很不一样了。接着写:“那条黄色巨龙轰隆隆一声从高台上跌了下去,一跌几十米,激起漫天水雾;那水雾白中带黄,飞飞扬扬,在阳光下织出七色彩虹。妙,简直妙不可言!”的确是妙不可言。但作者并未就此收笔,而是笔锋一转,将视线由飞瀑转至游客:“那黄白水雾一溅在游客的白衬衫或裤裙上,即时便成黄色斑点,当然事后用清水一洗便了无痕迹,因为母亲河毕竟满怀着母性的慈爱,只亲近而不作弄。”写壶口瀑布的散文见得多了,但像这样能作人性化描述的,委实不多。又看他写王昭君(《走近青冢》):“昭君墓在呼市南郊黑河畔,因墓表黛色冥濛,千百年来一直被称为‘青冢’。”然后写到中国古代分别以沉鱼、落雁、闭月、羞花称之的四大美女:西施、王昭君、貂蝉、杨玉环。“诚然,四个奇女子都很了不得,但从大处看,我以为王昭君无疑是最杰出的。杨玉环不过是皇帝的一个美艳宠妃,西施、貂蝉也只是美人计中的工具,扮演了间谍的角色,独有秭归女子王昭君堪称伟大的和平使者、胡汉团结的拓荒人。她的出塞完全是自愿请行的主动行为,这就更显得不同凡响。”这是基于由景及人的深度理解,旧时中国文人笔下的王昭君总是一个哭哭啼啼的悲剧角色,似有诉不尽的“昭君怨”,作者在这里突出她的“自愿请行”,从而写出了如“青冢就是雄辩,青冢就是丰碑,青冢就是永生”那样的文句,让王昭君高洁的灵魂得以复活,从而以历史女英雄的姿态走入读者的心中。还有井冈山、天柱山、云冈

窟、青铜峡……还有苏东坡、方孝孺……张良鸿总是以自己的洞悉和精准的的语言写出他的见闻,写出他的思考,让我们看到他是怎样虔诚地用自己的心灵贴近大地。

如果说,在《故乡异乡》中我们还能较明显地读出他那比一般人丰富得多的谋生经历——从故乡到异乡,复又从异乡返回故乡——而到这一部《东窗漫笔》,“故乡”和“异乡”的概念已被很自然地融合到了一起,或者说,故乡和异乡都已成了他心灵深处的根了。“岁月沉沙”、“触摸江北”、“随想漫说”诸辑中的每一篇散文,所描摹的一草一木、故旧新朋,所记叙的陈年旧事、当代新景,都无不连接着故乡的山水,浸润着故乡的神韵。《大年猎狼》、《迷恋葫芦》、《追怀邨先生》、《怀念苏旭》、《搬运工小章》、《绵绵文运话慈湖》、《惊殊》、《美哉,日湖》、《农民亲朋》等等,取材可以是“异乡”,也可以是“故乡”,但表达的都是对山河的迷恋和对亲人的关爱。这一切都意味着作者情感的升华——因为归根结底,散文的情感是作家心灵的情感,它是可以并应该包容一切的。

读完张良鸿的这一部新著,你可能不会恭维说他有一支“生花妙笔”,但你却一定会肯定他的真挚感情和实话实说。是不是可以这么说:作为一个老作家,张良鸿的散文已经写得十分娴熟,十分练达了,相信他在探索和创新的路,一定会取得更好的成绩。

2007.9

目 录

序 / 李建树

岁月沉沙



- 永远鲜活 /003
- 儿时玩虫 /005
- 弹棉琐忆 /008
- 养鸡故事 /010
- 小气习惯 /013
- 相识三月五 /015
- 风雪归人 /017
- 战洪记 /019
- 趣说泥鳅 /021
- 大年猎狼 /023
- 菜蕻菜干道老古 /025
- 家有花园 /027
- 迷恋葫芦 /029
- 奋进说桂师 /032
- 追怀酆先生 /035

哥儿仨 /038

怀念苏旭 /040

壬午欢会 /042

老友又将远行 /045

搬运工小章 /047

温热血流 /049

孙子小故事几则 /051

陪“太子”读书 /059

触摸江北

北岸拾旧 /063

三江今昔说外滩 /072

槐树路抒怀 /074

乡情桥缘 /076

绵绵文运话慈湖 /078

漫步寻梦 /080

惊殊 /083

魔变 /086

美哉，日湖 /089

摇啊摇，压赛堰、渡、桥 /09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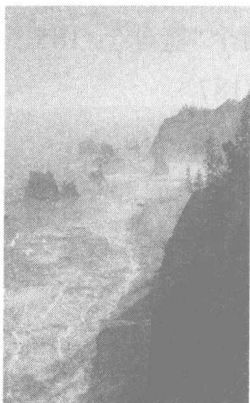
都市美村说五星 /097

农民亲朋 /099

好小伙子陈吉 /102



游屐散墨



过瘾鼎湖林海 /107

绿城初访 /109

凤凰游 /113

永定看土楼 /116

井冈行感怀 /118

再访六尺巷 /120

亲近天柱山 /122

为木渎不平 /125

探寻琴台 /127

眉山谒苏祠 /129

走近青冢 /131

成陵遐思 /133

绝景悬空 /135

木塔伟楼 /137

雄奇云冈窟 /139

天下黄河一壶收 /141

山西美食说小吃 /143

造访青铜峡 /145

神异的五大连池 /147

鱼山行 /149

雨中看五泄 /154

曼谷归来话“忧天” /156

三宝名城马六甲 /158

悉尼印象 /160

墨尔本行 /167

美丽新西兰 /173

去海参崴走走 /176

随想漫说

树梢挂着两个“篮球” /185

踏青随想 /187

说美 /190

从苏东坡开玩笑说起 /192

乱弹斗牛 /194

别总拿 13 亿说事儿 /196

西装啊, 西装! /198

酣眠是福 /201

漫话起名 /20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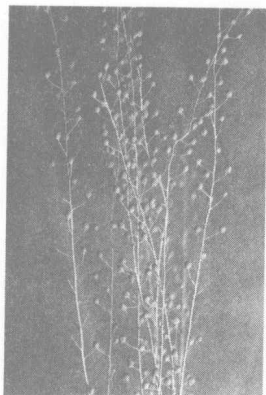
漫说筷子 /205

吃粽子说端午 /208

荞面别样美 /210

且来过把笋瘾 /212

风雅菊餐 /214



说羹 /216

粗读诗书滋味长 /218

坦言说论,真知灼见

——读《钱念文史论集》/220

真诚的痴爱,有识的晓草

——读王静的新著《留住慈城》/223

从诗人到校长

——记孙钿创办宁波护士学校 /226

乡贤方孝孺 /231

话说屠园巷 /233

后 记

岁月沉沙

永远鲜活

日子过得真快,母亲离开我们已有六年了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她其实仍鲜活在我们心里,因为我家三天两头会想起她,提起她。

且不说寡居的她独力支撑门户,把三个子女抚养大是多么不容易,于我们是多么恩重如山,单她的善良和通达就够我们咀嚼一辈子。

我母亲只认两三百个字,基本上是个文盲,可是她深明事理,邻里乡亲们都很钦佩尊敬她。诸如夫妻吵架,婆媳不和常常会请她去排解。经她一剖析,当事人往往会破涕为笑,转怒为喜,且公然宣称“仁菊婆婆仁菊婶婶如何如何说的,她叫我们好好过日子,别身在福中不知福!”仿佛我母亲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“法官”,她讲过了就不必再“上诉”了。

话说回来,我母亲自己行事的确也让人没闲话可说。人世间最难处的恐怕莫过于婆媳关系了,可是她却能和两个媳妇处得像母女一般。有什么奥秘吗?说简单也简单,无非是多理解,不妒忌,尽心呵护,优点放大着看,短处视而不见。说说容易做起来难,可她就是这么做的,且几十年如一日。如此,做媳妇的还能不佩服不掏心窝吗!每当儿子和媳妇有矛盾或女儿和女婿起争执时,挨数落的永远是儿子和女儿。孙子外孙辈全当心肝宝贝养,而对缺点错

误绝不姑息迁就。她说“三岁看到老,这是为他们好!”平日里老人们在一起闲聊,别人多讲子女、儿媳不够孝顺什么的,她讲的全是晚辈如何如何待她好,且说得例证确凿、条理分明。人家奇怪了,怎么好人全到你一家去了。其实有时我们也挺惭愧的,对母亲考虑失当,照顾欠周之处也常常有,只是母亲她都担待了。

新中国成立后母亲接受政府培训,当起了农村新法接生员。她工作极其负责,走村串户,情况摸得清清楚楚,一次次上门作产前检查,有疑难的马上动员孕妇上医院好好复查。临产之日,一天24小时随叫随到。几十年中,母亲接生近2000例,没有出过一次差错,难怪她几乎每年都被卫生部门评先进评模范。更不易的,她不避劳累,倾心尽力地救活不少个危重的“死婴”,男丁单传人家甚至给她下跪称她为“救命王菩萨”。

尤其难能可贵的是,有的产妇家经济困难,请不起“出窠娘”,三五天内总是她免费替人家洗血尿布什么的。问她为什么?她说“人总要讲天地良心”。我纠正说不叫“天地良心”,叫“天理良心”。她坚持说“我就叫天地良心,上有天下有地,中间是良心”。她的“天地良心”,有时范围也太宽了,比如有一年,我的一个皖籍学生带弟弟来宁波打工,其弟得过肝炎,体质尚未完全恢复,我母亲得知后竟托人到温州办来草药,让那个安徽小伙子感动得不得了,说亲奶奶也不会比这更好了!

我母亲一辈子从不烧香拜佛,也不信任何宗教,我实在说不清她的“天地良心”究竟算不算是宗教信仰。反正她行善从不图报,凭良心做好事就像是她生命组成部分一样自然。由于接生多,老家方圆四五里内到处有人叫她外婆;她记性好,有时竟能板板六十四地说出那些“外孙”“外孙女”的来龙去脉、子丑寅卯来。她去世消息传到老家,乡亲们歔歔不已,说世上又走了一个大好人、真好人。

母亲,你永远活在子孙和乡亲们的心里。

儿时玩虫

花鸟虫鱼,我家现在只剩下花了,养得挺多,约有二十几盆;可惜那全是我老伴的专利,我只有品头论足的分儿。

四样宝贝,若只许我选一种,心之所好恐怕首先是虫。时至今日,夏晨秋夕漫步林间,偶尔仍会逮枚蜻蜓捉只蝉,随便地养在蚊帐里看看玩玩,然后给它们自由,任它们振翅飞走。

说我喜欢虫,其实主要指的是童年少年时。记得孩提时生活在乡下,虫几乎随处都是,可玩的也着实不少。大概除了长脚马蜂、蟑螂、蝇蛆、臭蟪子之类“可恶”东西,我都想玩它们一把。说来惭愧,有的虫子我至今依然不知它们姓甚名谁。

比如有一种长约二厘米,背上驮个曲节的软体爬虫,它们会在晒谷场上打出许多口径如绿豆大小的小孔穴。穴深约三寸,缩小了千万倍的导弹发射井似的,“曲节虫”就躲在“发射井”里待命。玩家们折一根细草茎,嫩头朝下插入虫孔,一边用手有板有眼拍打地皮,一边口里不断吟唱“驼背老太公,蓑衣凉帽篷”。先见细草随着拍打渐渐深入井孔,继而草茎反而慢慢升了上来。待升到一定地步,我们便快捷地把草一提,一条“驼背老太公”就被我们钓出地面,那虫兀自愤怒地咬着草茎死不松口。我们把一条条曲节虫放入火柴盒或玻璃小瓶里,它们蠕动着,彼此弹击甚至撕咬,不吃东西——我们也根本不知它们是吃什么为生的,反正米饭、